



走向共和

Z O U X I A N G G O N G H E

周明圣◆著

近代
法兰西共和制度
确立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走向共和

Z O U X I A N G G O N G H E

周明圣◆著

近代
法兰西共和制度
确立研究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共和: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确立研究/周明圣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ISBN 7-80211-002-5

I. 走...

II. 周...

III. 共和制-研究-法国-近代

IV. D7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4497 号

走向共和: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确立研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8.12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00 元

前 言

两百多年以前，当大革命以急风暴雨之势在法兰西展开的时候，海峡对岸的英国思想家伯克就提醒世人，要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一个自由的政府，以及确定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不仅需要教化民众，给他们以自由，更重要的是要将自由和限制这两种相反的因素有机地调加起来，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深思熟虑，需要一颗睿智、坚强而又能兼容并包的心灵。今天，当我们回首两百年以前的法国大革命并注目于大革命后法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历程的时候，就应更加珍视这段历史思想和理性价值，毕竟，法兰西在近代所走过的路程不是简单的内部派别争斗、政变和军事战争，她所带给我们的更是法兰西民族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心路历程。

法国大革命虽然以暴力开始，但是领导这场革命的大都是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因而他们自然知道要弘扬的是启蒙思想中的核心要素自然法理论和天赋人权。当然与英美革命相比，法兰西的革命者更强调创造而非传统，所以法国革命者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订宪法，革命的法兰西希望用一部成文法典——宪法来开创崭新的制度，这种启蒙思想的烙印和对法典的迷恋使法国人吃了不少的苦头。法律规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要被信仰，更要为当时的大多数人接受，而且要反映并解决实

际的国家政治生活，而这些恰恰是法国革命者忽略又受到伯克激烈攻击的要害。想想吧，无论是孔多塞宪法草案的制订者，还是1793年宪法的起草人和拥护者，他们都雄心勃勃地希望用一部宪法来开万世之太平，而英美人采用的则是小步走的改革，用中国人的俗话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共和制也好，君主制也好，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社会组织机构、运行机制或者说组织社会生活的不同框架，更重要的还在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某种道德意识”。也就是说，革命与共和的法兰西希望通过制度的改变而得到“自由的、平等的生活”。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们追求的是民主、自由和法律的机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则力图创立一种全新的、平等的、自由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首先必须抱有一种对革命者敬仰的深深情怀，如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兰西革命者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开创新时代和建设新生活的勇气，更在于他们对个人理性和建设民主社会的信仰。正是这种相信理性和社会进步的宗教般的情怀，才培育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诚挚而又坚定的信念，从而推动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投入争取共和与建设民主社会的漫漫征途。

法兰西是一个有很长的封建传统的欧洲国家，当大革命到来的时候，多数人对君主制度、等级社会和教会与贵族的特权还一定程度地保持着尊敬与羡慕，因此，十年大革命基本摧毁了旧制度的社会结构，并重新分配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但是旧制度下的传统观念仍然存留在许多人的头脑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当时及后代人的思维和行动，“与传统决裂”谈何容易？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抗争和奋斗，英国人从1640年开始革命，到1688年才基本确定了新社会所希望的政治生活方式，而法国人则到1879年才完成了观念的新生与制度的稳定。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法兰西近代历史进程告诉我们,没有教育就没有爱国主义,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了民族的凝聚力,当一个民族没有凝聚力的时候,共和主义也就失去了主要的内涵之一。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还是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自由、平等和参与都是共同的鲜活的主题。两百多年前,康德就告诫我们,除非通过教育获得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否则人就没有启蒙,更谈不上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和向往。一个没有开蒙的人是不会要求自由和平等的,而一个没有开蒙的民族也不会认识到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与真谛。曾几何时,西欧的天主教会和君主们培养了贵族和教士,而正是他们率先举起了启蒙的大旗。法兰西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社会的大多数人认识并理解了共和主义,他们才能拥护共和制度。如果没有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没有大量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即使小学的教科书中写满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也没有办法将农民子弟从拿破仑家族的士兵转变成共和国的战士和公民。法兰西共和国因教育而生、因教育而长,也因教育而保持共和与民主的万古长青。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导师郭华榕教授的指导,同时还要感谢在答辩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指导的徐天新教授、赵淑慧教授、阎照祥教授、高毅教授、许平教授和张雄博士等诸位师友。在成书的过程中,参考和使用了一些资料,并得到了他本人的慷慨允诺,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本书得以顺利付梓,还要感谢绵阳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大力赞助。

周明圣

2004年春于绵阳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一、法兰西共和制确立的重要性	(1)
二、有关的研究状况	(5)
三、本书应解决的问题	(16)
第一章 法兰西的共和主义传统	(21)
第一节 西方共和主义的传统	(23)
一、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流变	(23)
二、英美等国共和主义的影响	(36)
第二节 法兰西共和主义的历史根据	(40)
一、启蒙运动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	(41)
二、绝对专制主义的恶果和“开明专制”实践的失败	(48)
第二章 法兰西共和思想的诞生和共和制度的创立	(55)
第一节 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	(55)
一、时代背景	(55)

2 走向共和

	二、启蒙思想的诸多原则成为近代共和主义的	
	一部分	(57)
第二节	法兰西共和思想的孕育	(61)
第三节	第一共和国的诞生	(67)
	一、共和的提出	(67)
	二、第一共和国的创立	(74)
第三章	第一和第二共和国的成就与问题	(78)
第一节	第一和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实践	(79)
	一、孔多塞宪法草案和 1793 年宪法所规定的政治	
	制度	(80)
	二、第一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85)
	三、第二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93)
第二节	第一、第二共和国的积极成果	(97)
	一、共和制宪传统的形成和确立	(97)
	二、共和原则的确立	(109)
	三、为争取共和制而斗争的共和传统的形成	(114)
	四、共和象征物的形成与作用	(123)
第三节	两个共和国时期政治制度的缺陷	(130)
	一、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混乱关系	(130)
	二、议会形式与共和原则的矛盾	(142)
	三、共和制与民心背向	(146)
第四章	共和派之间的矛盾与共性	(155)
第一节	大革命时期共和派的分歧与共性	(156)
第二节	19 世纪共和派的分歧与共性	(163)

一、不同的共和派与它们之间的分歧	(163)
二、共和派的共性	(173)
第五章 共和制度的确立	(183)
第一节 共和制度的确立与稳定	(183)
一、第三共和国的诞生	(183)
二、共和制确立的艰难进程	(185)
第二节 共和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因	(206)
一、非共和制的政治缺陷	(206)
二、共和制度确立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213)
三、共和制度自身的优越性	(221)
四、共和思想的深入人心	(224)
结 论	(229)
参考文献	(236)
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	(245)

绪 论

一、法兰西共和制确立的重要性

共和主义思想与共和主义运动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思想家们就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框架,展开了对共和思想和共和理论思考和论述。建立共和制度的实践和探索历程则更加复杂、漫长和曲折。古罗马曾建立过共和国,并且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共和实践,为共和思想更为后世探讨共和主义和建立共和制度的实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共和主义思想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对自身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精神和古希腊人对民主的追求,以及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城市共和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中关于自由的理念,为近现代世界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关于人的权利的关怀。共和制度确立的历程又从实践角度展现了西方世界对如何管理国家、使用与分配政治权力的探索。共和,从思想的提出,到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等不同形式在不同地域以不同规模进行的尝试,体现了西方世界对个体与社会、民族与国家以及人类现实与未

来等关系的忧虑、向往和摸索。共和，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词汇，负载着西方文明的多种成分，千百年来一直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争执，跨越无数个世纪，扩展到许多个国家，至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仍在继续。

共和主义运动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的重要的政治现象。尽管这一运动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是这场通过宣传共和思想，动员社会的主体力量进行持久而广泛的斗争，争取建立共和制度的运动，在本质上反映了当时西欧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即：起而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在打碎旧的封建专制制度之后，希望建立一种崭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法兰西的共和运动反映了法国争取共和制的基本力量群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作出的持久奋斗。然而世界历史一再证明，破旧容易立新难，法国共和制度的确立进程最为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法兰西自1789年大革命开始到1879年稳定地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由于法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而负载了一系列民族与国家乃至欧洲范围的时代问题。因此，直到今天，法兰西近代共和制度的确立历程仍然蕴藏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历史内容，这也是法兰西民族对共和国和共和制度怀有深厚情感的原因之一。自大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学者或者从共和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运动的角度在政治思想史领域对法兰西共和制度诞生和成长进行研究和讨论，或者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对法兰西各共和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进行解读，但很少有人将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进行科学的总体的探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在大部分学者看来，法兰西共和思想和共和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近现代法国甚至西方政治思想和民主进程的艰难求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

是对西方民主发展史的研究。当代欧洲著名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他的《欧洲民主史》一书中,通过对“民主”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演变及其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等问题的论述,向我们揭示了西方学者对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在他的笔下,孟德斯鸠所指出的民主的三个原则(人民拥有主权、享有普选权和任命自己的管理者)事实上正是共和制下的基本原则,此外,他在指出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将民主和共和看成同义词的同时,自己也认为“更应该把民主看成是一种政治制度”^①。其次,法兰西共和制度的确立这一历史过程本身由于既显示了艰难和漫长这一特性,又有欧洲的“干扰”,因此也同样是一个牵涉到近代欧洲尤其是西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的复杂课题。早在大革命时代,法国革命本身就招来了国内外保守势力的不断进攻。在当时的多数封建国家甚至包括资产阶级性质的英国和荷兰看来,法国大革命成了动摇当时社会基础的洪水猛兽,法兰西共和国似乎也成了当时欧洲所有君主国的敌人。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即使是从法兰西近代以来的几个共和国的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法国的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乃至经济发展等问题,也是一项重要而艰难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世纪以来研究大革命史不仅成为法国史学界的第一要任,而且也成了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历史课题,这一方面显示了大革命之后法国进步史学为回应国际上对法国革命的敌视和批判而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兰西对大革命成果和共和原则及共和制度的赞成和辩护。

法兰西共和制度的确立这一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事

^①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23和47页。

事实上,至今仍然很少有人将共和主义思想与共和主义运动以及共和制度的实践等方面统一起来,对法兰西共和制的确立进行科学的考察。今天,共和制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长期保持的政治制度,共和原则中所包含的主体内容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也已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基本政治理念。因此,回过头来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到1879年第三共和国基本稳定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法国共和主义运动和共和制度的确立,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来研究法国共和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法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从1792年第一共和国的诞生到1879年共和制度在法国确立,其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段时期内,围绕共和制度的思想争论与实践历程都非常复杂,从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考察有助于深化法兰西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从而在一个侧面展现这一时期法兰西历史发展的特点,并进一步理解共和国对于法兰西民族的重要性。其次,这一课题的研究有益于揭示该时期共和思想与共和原则发展的独特性。围绕共和制度的确立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对近代法国共和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运动的研究,不仅能从历史过程本身揭示出这一时期共和思想和共和原则的发展和演变,而且还可以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找到共和思想和共和原则在法国被逐步发展和修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从而对法国的共和思想和共和运动的发展作出历史的阐释,并揭示法国共和思想和共和运动的独特性。再次,通过对各共和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揭示共和制的优点和共和制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从而展现共和制确立的必然性与艰难性。近代法国共和制度的确立是一个历史的运动的过程,它包含着共和制度的实践性探索以及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不断积累的经验。法兰西自1789年

大革命开始到 1879 年稳定地确立共和制度,其间有多部宪法问世,仅规定共和制度的宪法就有 1793 年宪法、1795 年宪法、1799 年宪法、1848 年宪法和 1876 年宪法,另外还包括在法兰西共和制宪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孔多塞宪法草案。因此,通过对各共和国的宪法和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清理法兰西自身对共和制度的实践探索过程中的积极的政治成果,研究共和制度在法国的演变和发展,还可以从制宪过程本身、政治制度的成功与失败等方面展现法兰西对共和制度的不懈追求,从而在历史进程中展现共和制度在法国确立的艰难性和共和制度及共和国对法兰西民族的重要性。最后,法兰西共和制度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代表性。法兰西的共和制度及其确立过程不仅在欧洲有鲜明的特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有代表性。法国是欧洲大国中第一个艰难但却成功地确立了共和制度的国家,同时,法国的共和制度与美国及近代早期荷兰的共和制度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法兰西共和制度的确立不仅从政治制度史和政治学说史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共和主义,还从西方民主发展进程的角度,包括主权在民、普选制度、爱国主义和国民的共和主义教育等方面,为世界各地的政治民主化建设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从上述角度来看,法兰西共和制的确立不仅是法国自身的重要历史遗产,也是西方甚至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

二、有关的研究状况

在国际史学界,关于法国共和思想、共和运动以及共和制度史的研究,与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相比较,明显处于长期的滞后状

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法兰西关于大革命的研究历经两百多年而常论常新,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并发展出相对独立而又系统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研究的编篆学。^①相反,有关法国共和思想和共和制度的研究则长期被大革命研究所形成的耀眼光环遮盖。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在178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大多数人将革命与共和看成同义词。对于法兰西内外支持共和制与反对共和制的人来说,“共和国和革命几乎成了一件事情,围绕共和制度而引发的冲突同样也成了与革命相关的冲突……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则分别被列入共和国的敌人和朋友这样完全不同的阵营”^②。上述状况造成多数人长期将共和国与法国革命联系在一起^③,甚至将共和国和共和制度与法国的内部混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相联系。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巴黎的街道上还出现了这样的宣传:“共和国会把我们引向可怕的分裂,她还会使我们和整个欧洲格格不入,……”甚至到了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担任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拉马丁,曾专门发表《致欧洲宣言》,强调法兰西共和国坚持和平的立场,希望以此来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避免任何外

① 当代法国著名学者阿·索布尔曾专门撰文论述法国的大革命史编纂学及其传统,中国学者王养冲也曾撰文对此进行介绍和论述,这两篇论文均收录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史论选》之中。

② Paul Isoart et Christian Bidegaray (sous la direction de), *Des Républiques Française*, Economica, Paris, 1998, p. 52. (保罗·伊索阿等编:《法兰西诸共和国》,经济出版社,巴黎,1988年,第52页。)

③ Georges Will, *Histoire du Parti Républicain en France* (1814—1870), Paris, 1928, p. 24. (乔治·韦宜:《1814—1870年法国共和党人史》,巴黎,1928年,第24页。)

来的武装干涉。

其次,法国大革命给当时的欧洲形成了强烈的震荡,它不仅以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而使欧洲大多数君主国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惊慌,同时也以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口号以及反封建的革命措施和法令使许多国家的人民大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此种状况导致了当时欧洲范围的国际社会产生了两大相互对立的观点甚至是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方以同情、支持和赞扬的态度来看待法国革命,另一方则采取批判、否定甚至咒骂大革命的反革命立场。因此,围绕着反对法国革命与反法同盟对法国革命的进攻,在国际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敌视法国革命的浪潮,反对革命的一方对法兰西共和思想和共和制度的研究也基本上围绕对大革命的仇视这一主题展开。1790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爱德蒙·伯克以《法国革命论》一书开启了国际学术界对法国革命的攻击和批判的先河。在他的笔下,法国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①,因此,在作者看来,法国大革命成了“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②。

这一时期,法国的敌对势力则通过实际行动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一方面,大批反对革命和拥护封建君主制度的教士和贵族开始分批地大规模地向国外逃亡,并伺机在国外聚集形成反对革命的中心,而留在国内的敌对势力则纠集力量、

^① 爱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序言部分,第4页。

^② 同上,第2页。

利用教会掀起反对革命的浪潮。保王党人也不时公开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猛烈地攻击法国大革命以及在大革命中产生的共和思想和共和制度,这一点,复辟时期最有代表性。这一时期,著名的王政主义者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出版了《1796—1797年法国概论》一书,作者坚持捍卫君权神授以及“任何制度都是神圣的创造”等原则,否定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和1795年宪法中的“主权在民”原则,此外,作者还在书中长篇累牍地论述共和制度的不稳定性,并向人们宣扬法国革命与共和政体同样邪恶,只有“君主制度是最佳政体”^①的观点。总之,大革命之后,在反法同盟获胜、波旁王朝复辟的情况下,法国的正统王朝拥护者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实际的行动对大革命进行持续的攻击,国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大革命和民主的流派。^②

由于以上情况,从大革命爆发到19世纪40年代以前,国际学术界对法国共和制的研究基本从属于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对于支持革命的法国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来说,捍卫共和思想和共和制度也首先从属于捍卫法国大革命,因此,研究法国共和思想和共和制度只是对大革命研究的插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和革命史研究著作得到印证。

早在1791年,作为大革命早期的三巨头之一的巴纳夫就撰写了《法国革命引论》,在该书的开篇,他就告诫后代的研究者,

^①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② 当代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教授在他的两部著作《欧洲政治思想史》和《欧洲民主史》中,对这一时期欧洲的反法国革命的潮流和著作都有介绍,详细论述分别参见以上书中的第203—212页和第45—56页。